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八回 布疑陣叫反出林龍 設奇謀大敗樂廷玉

話說梁山隊中突然大亂，卻是出林龍鄒淵，獨角龍鄒潤，青面獸楊志三員頭領，率一千嘍囉在陣前叫反。只聽得鄒淵高聲叫喊：「宋江狂妄自大，不聽苦勸，冤屈殺了孫提轄，俺們心不甘服，即行散夥去了，有志氣的快跟俺們走！」花榮聽得擾亂，連忙收轉長槍，回馬過去，徑入自家隊伍裡，要緊保護宋江退走。樂廷玉不捨，縱馬趕來，被花榮發出一箭，射落盔上紅纓，吃了一嚇，慌忙住馬。官軍乘亂掩殺，梁山人馬大敗，倒退數里。樂廷玉乘亂今日勝了一陣，收兵歸寨，心中甚喜。不一回，忽報青面獸楊志在外搦戰，指名要將軍出馬。樂廷玉重行披掛上馬，出到營外，但見梁山泊人馬盡行退卻，只西南角上立一小寨，約莫有千名嘍囉，居然列成陣勢，擂鼓鳴金，搖旗吶喊。楊志一馬對面沖來，破口便罵：「你這廝是小人下的小人，敢施詭計，害俺孫提轄性命，今日定須拚個死活！」說話剛畢，一槍兜心刺來，樂廷玉忙將長槍架過，說聲：「且慢動手，俺有話說。」楊志圓睜虎目，咬牙切齒道：「說甚閒話，且待刺死了你再說。」劈面又是一槍。樂廷玉再行擋開，說道：「這不能怨我，只怪宋江太無情義了，你如有心……」楊志大叫道：「這話也是，果真不干你事，且去殺了宋江再說。」不待樂廷玉說話完畢，回馬便走。只見二人在後趕著，高聲叫喚道：「楊制使慢走，時光晚哩，且做商量。」楊志住馬，二人上前又說多少話，好容易將他勸回來，也無心再戰，徑行收兵。到得酉牌時分，楊志正共鄒淵、鄒潤帳中坐地，嘍囉進來報導：「樂廷玉特遣來兩名兵卒，要請制使往彼營中答話，問道敢去也否？」楊志道：「去便何妨！」起身微微一笑，大踏步跨出營帳，跟了來人便走。直到官軍大寨裡，樂廷玉躬身迎接，說道：「制使到此，須防埋伏。」楊志道：「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便死在這裡，也勝失身山林中幾倍。」樂廷玉便行施禮，請楊志坐地，說道：「俺昔日聞說制使英雄，未敢深信。今得親見，始知名不虛傳！不敢動問制使，如今背卻宋江，待投何處而去？」楊志低頭不語。樂廷玉連問數次。半晌，楊志始歎口氣道：「灑家沒定主見，但聽鄒淵、鄒潤說，仍回登雲山老家落草。」樂廷玉道：「方才叫喊你的二人，敢就是鄒淵、鄒潤？隔得數年，俺好些眼生了。」楊志道：「是的，鄒淵、鄒潤自隨孫提轄上山入夥，一向倒也相安無事。可恨宋江這廝，自從做了首領，一天天狂妄起來，肆意任性，不把人家放在眼裡。灑家早就不服，想當初晁天王在日，眼睛裡也不曾有這鄒城小吏。他要殺孫提轄，灑家和鄒淵、鄒潤多曾苦勸，這廝不聽也罷，還將俺們辱罵一頓，怎不氣苦？因此不願屈辱，索性散夥遠走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你們要替孫立報仇，只些人馬怎生敵得，宋江須不是好惹的；若回登雲山落草，又如出井底而入深淵，仍免不了是強盜。俺替你們打算，何不棄邪歸正，一齊都來歸順，助俺蕩平山寨，圖個出身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」楊志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灑家不是沒意思；只鄒淵、鄒潤另是一樣性格，他們不願意時，不能夠強逼歸順。」樂廷玉教且去試說一回。楊志道：「恁地，灑家便去，倘勸說不成，灑家也不來見你，自投別處去了。」樂廷玉道：「制使自便。」只見楊志起身，唱個喏，放開腳步就走。直到天黑，楊志方才入來，將引鄒淵、鄒潤上帳相見。二人便說：「俺們鬥得好氣，本待回登雲山老家落草，多因楊制使相勸，引領八百多人同來歸誠，將軍不棄，願在帳下共聽驅策。」樂廷玉見鄒淵、鄒潤也義勇爽直，十分喜悅，便教往後營暫行安頓，二人隨同楊志自去。帳下有人說道：「楊志等新來投誠，其中恐有詐偽，也須留神。」樂廷玉笑道：「任他如何算計，瞞得別人，須瞞不過我。我設的那條計，只用一個疑字，欲使他們自相猜忌，人心搖動，我好乘虛而入；不想宋江因一時疑忌，怒殺孫立，激成事變；實是天促其亡，不涉人謀，何必多疑。」此人頓口無言。來日升帳，樂廷玉喚楊志問道：「制使來自賊方，定知虛實，請細說將來，俺要定計破他，也使你們出口惡氣。」楊志便詳細告說一過。自請今日首先出戰，拿他二人來，以作進見之禮。正說時，猛聽得炮聲震動，金鼓亂鳴，梁山泊人馬已到戰場。這裡也就出兵，排開陣勢。只見敵陣內出來一員頭領，身騎劣馬，手使長槍，高聲搦戰。楊志指點說道：「此人名叫錦毛虎燕順，是宋江的心腹，待灑家上去將他結果，先挫一下鋒芒。」便飛馬而出，直到陣前。燕順大罵：「負義之徒，何顏相見。」楊志不答，挺槍便戰，不到五個回合，只一槍，把燕順挑於馬下。只見門旗下又出一人，打著白面郎君鄭天壽旗號，縱馬舞刀，直取楊志，不到五個回合，楊志帶下槍，拈弓搭箭，颯地射去，鄭天壽應弦落馬。楊志放下弓箭，大喝一聲，直沖對陣，鄒淵、鄒潤跟蹤而上。梁山隊裡見來勢兇猛，連忙放箭射住。楊志好惱，在陣前連聲叫罵，再沒有人出來，只得收兵。樂廷玉見楊志英雄了得，好生欽敬。當晚置酒管待，教他勸索超等三人投誠，共圖富貴。楊志道：「龔旺、丁得孫和灑家沒得交情，索超性烈如火，更不易說話，且緩做商量。」酒闌席散，眾歸營帳。約莫三更時分，忽報後營起火，樂廷玉道：「遮莫混入了奸細，放火亂我軍心，且教極力鎮壓，勿得慌亂。」說話畢，又報左營起火，糧台火起，接連報將來。樂廷玉慌忙上馬提槍，到得外面看時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火光叢中，馬上一員頭領，領著數百嘍囉，從正南角上殺來，大呼：「認得豹子頭林沖麼？」挺蛇矛迎面刺來，樂廷玉起槍招架，鬥十多合，撥馬便走。又聽得一聲炮響，正西角上殺到數百嘍囉，兩員頭領，一個是和尚魯智深，一個是行者武松，使動一條禪杖，兩口戒刀，向馬前直撲過來。樂廷玉心慌意亂；只鬥得十數合，縱馬疾行。趕到一處，火光中，又有一隊人馬，兩員頭領攔路，大叫：「休教走了樂廷玉，待捉將去獻功。」樂廷玉大怒，挺槍殺將上去，兩員頭領不能抵擋，嘍囉盡皆散開，樂廷玉奮勇沖過，望火光稀少處而走。走不多遠，只見數百兵士和一員偏將，盡在倉皇逃命，後面追趕的都是馬軍，如飛而至，為頭一員頭領，乃是金槍手徐寧。那偏將一見主將，勇氣立增，回馬再鬥，不三五合，吃徐寧一槍了帳，兵士一齊散走。樂廷玉氣忿填胸，直前相搏。鬥到十多個回合，只見馬軍漸行圍逼攔來，一看頭勢不好，立刻突圍而走。好容易奔過一段，又撞見數百自家人馬，只聽得都在叫苦：「不好哩，青面獸楊志放火燒了營寨，殺死守營的將官，把三個強盜都殺去了。」樂廷玉此刻懊喪萬狀，空負多智，反中了人家奸計，恨不立刻招尋到楊志，一槍搦他個透明窟窿。正沒做理會處，忽地兵士們齊聲叫苦，打一看時，卻是背後又在掩殺過來。此時官軍營寨盡都著火，紅光滿天，望去分外清楚。只見當先兩條大漢，一個舞動雙斧，一個使展撲刀，如兩頭大蟲一般，左沖右撞，逢人便殺。樂廷玉神喪氣沮，無心再戰，拍開馬匹，揀向空處而走。怎知斜刺裡又撞出一彪人馬，當路的卻是霹靂火秦明，狼牙棍高擎手內，吼叫如雷。樂廷玉鬥無數合，慌忙回馬，又見右邊擁出許多火把，馬上一員頭領大叫：「樂師兄別來無恙？孫立在此！」樂廷玉羞忿難禁，舉槍便擗，沒多幾合，孫立不得招架，撥馬就走。樂廷玉拚命追趕，迎頭又來了一隊人馬，孫立忽然不見。只聽得有人冷笑道：「樂廷玉使得好計，諸葛莫及！」火光影裡，就有一人飛馬上來，手舞鐵鏈，迎著便鬥。不到五個回合，又來一人，舞動大滾刀，大喝：「馬麟來也，且向你借顆首級。」樂廷玉力敵二人，且戰且自尋思：「如今四面是敵，單人獨馬，久戰何益，不如快走。」一槍撥開二人兵器，奪路就走，如狼如虎，誰人禁得，徑行突圍而出。一路奔馳，馬背上望見自家營寨，正燒得一片通紅，火光沖天，四面八方盡是喊殺之聲。正走之間，聽得背後有人趕來，回頭從火光中望去，一簇人趕的很快，不知是官兵，是強盜。近前看時，卻是桓奇和數十敗殘兵卒，一個個氣喘吁吁，十分狼狽，便問道：「桓奇，你從何來，因何狼狽至此？」桓奇道：「俺殺得昏了，都不省記；但記青面獸楊志起手殺人放火，俺與金必貴率兵拒戰，一路廝殺出外，要尋將軍，忽地撞來一隊人馬，一攔就此攔散，不見了金必貴。俺們東奔西突，且鬥且走，到得這裡，只剩得這幾十個。」樂廷玉歎口氣道：「俺不料敗到這樣。」桓奇道：「都是將軍太相信人，不想反中奸計，如今卻投何處去？」說罷待走，兵士忽地叫喊起來，桓奇、樂廷玉看時，一隊步軍著地卷將來。桓奇道：「這也是死，俺可不要命了，將軍自去。」樂廷玉此刻悽惶萬分，便說：「拚一下罷，不見得沒有生路。」二人只說得幾句話，五百多人早已沖到，為頭兩員頭領，一個使桿檣槍，一個舞口寶劍，左手各仗一麵幡牌，殺氣騰騰，勝過兇神惡煞。這是梁山泊步軍驍將八臂哪吒項充、飛天大聖李袞。當下項充直撲樂廷玉馬前，李袞和桓奇放對，彼此戰在那裡，捨命相搏。鬥得正酣，樂廷玉瞥見檣裡又撞出一彪軍馬，蜂擁而來，倘被圍攔不得脫身，便是個死。便一槍逼開項充，沖出核心，驟馬而逃，只撇下桓奇和數十兵卒，盡都死於非命。樂廷玉一路過去，又逢到好多強敵猛將，馬軍步卒，都是梁山泊調遣前來，要想拿捉他的。幾經苦戰，始得脫身。也曾撞著不少流兵潰卒，都在叫苦不迭，喊說梁山泊厲害。樂廷玉再也不管，單槍匹馬，自顧逃生，不

知奔過多少路，聽喊殺之聲漸漸遠了，才透過一口氣。這時覺得人已困倦，馬也乏力，正自緩轡徐行，忽聽路旁草裡有呻吟之聲，聲音很為嘶熟，住馬看時，黑暗中苦不清楚，便問是誰？只聽草中答道：「是樂將軍麼？俺今受傷著，不能走。」樂廷玉這才辨得是金必貴。連忙跳下馬來，把槍插在地上。金必貴從草中爬到外面，告道：「將軍敢情還不曾知道，從營糧台等處，都是楊志同鄒淵、鄒潤放的火，俺和桓奇吃軍馬沖散，不辨東西南北，引著兵卒亂撞將去，只顧廝殺。半路上遇見扈大先鋒，並做一處，又撞見梁山泊的黑旋風李逵和赤發鬼劉唐，他們要報前日之仇，截住了狠命亂殺，俺和扈將軍好不容易突圍而走。哪知走不多遠，斜刺裡又攔出一干強盜，為頭的叫雙槍將董平，好不了得，扈先鋒給他一槍刺死。俺腿上吃著幾下槍刀，單身拚命奔跑，到得這裡，痛的不能舉步，就倒在草裡，不想卻遇將軍。」樂廷玉便問：「此刻痛楚如何？」答說：「好些。」樂廷玉道：「講了些時，如今天光亮了，苦戰一夜，已自人困馬乏，肚中又饑，且往前面尋個村店歇息。」便撕下一幅戰袍，替他將創處包紮好，把槍架在馬背上，一手攙扶著金必貴，一手牽了馬，二人一馬，狼狽而行。好一回，到來一個村店裡，樂廷玉解下腰間金帶，把來抵押銀兩，充做了酒食之費。樂廷玉想想懊喪萬狀，不禁長歎道：「一敗塗地，何顏去見童樞密、高太尉，不如便死！」金必貴也自歎氣。二人出了村店，一踉一踉，尋路向東南而去，撇過不題。

且說梁山泊兵將廝殺了一夜，天明始行收兵，只見戰場上屍骸狼藉，泥土鮮紅，官軍大小營寨，悉成灰燼。計點自家人馬，也多損折，差喜眾頭領沒個損傷，紛紛前來繳令。宋江略事料理，便傳令拔隊回山，一宗人馬，陸續而行，直抵山寨，早有嘍囉飛報上山，吳用、盧俊義親率眾頭領迎接，一片歡呼之聲，直鬧了大半天。次日，宋江升坐忠義堂，召集眾頭領論功行賞，計核各人功勞，朱武、楊志功居最上。本來樂廷玉教人身藏詐書，黑夜撞來，是行的反間計，卻被朱武將機就機，計中設計，誘引樂廷玉入彀，殺得他大敗虧輸，全軍陷沒，都是朱武出的主意。就是陣上被殺的燕順，中箭的鄭天壽，也都是假的。當時朱武不願居功，連連遜讓。楊志叫道：「灑家省得什麼！多虧你定了主見，教灑家一路做去，灑家居然裝做得像，引得魚兒上鉤；沒你安排時，灑家須乾不來，這頭功應當你受。」朱武無話。宋江便教表宣記下。只見李逵叫起來道：「且住！這頭功要讓孫提轄，他曾充過一回死人，怎不晦氣！」宋江喝聲：「胡說」，引得眾頭領都好笑。朱武道：「眾位休要見怪，俺思此番枉用機謀，仍吃樂廷玉這廝逃去，只怕他日死灰復燃，再來做對。」李逵道：「怕甚的，只俺兩把板斧，也砍得一二十個樂廷玉。」論功完畢，山寨內殺牛宰豬，大排慶功筵席，每日裡開懷暢飲，興高采烈，好不熱鬧。

那一日，眾頭領正在飲宴，忽有嘍囉報上山來，有個人在南山酒店中，見說要求見李頭領，稟請示下，秦明聽得，不由高喝一聲道：「混帳東西，放著許多姓李的在此，沒來由只說一個李字，不知要見哪個李頭領？」真的，一百單八條好漢之中，有混江龍李俊，撲天鵬李應，黑旋風李逵，催命判官李立，打虎將李忠，飛天大聖李袞，青眼虎李雲，個個姓李，個個是頭領，教誰人來廝見。嘍囉慌忙說道：「小人該死，要緊通報，忘將諱字說明，實在要見撲天鵬李頭領。」李逵拍著桌子叫道：「怎不早說，害人家幾乎抓破肚皮。想姓李的恁多，獨有鐵牛沒甚親友，娘給老虎吃了，哥哥又恨我，不會尋來；此外只有一個遠房的伯公，多年不見，想是死掉。」李俊道：「你還好，俺只一個光身的叔父，如今不知在否？」撇過眾人閒話。只說李應吩咐嘍囉道：「俺在此坐待，你教杜興引那人來見。」嘍囉喏聲去後，不一時，只見杜興引一個白鬍鬚的老頭，一磕一撞地上來，頭戴一頂破舊鴨嘴巾，穿一領補綴皂衫，係一條褪色黃搭膊，下面穿一雙污爛舊鞋，約莫八十向外年紀，神氣頹喪，異常襤褸。老頭逕到李應面前，納頭便拜，拜倒了不肯起身，口中只喊：「大官人救命！」李應好生突兀，把他仔細端詳一過，問道：「你是老僕韓忠麼？緣何恁般狼狽？」韓忠止應得一聲：「是。」又連連叩頭呼救。李應道：「且起來，你若有甚冤苦，告個備細，待再理會。」韓忠便從地上爬起身來，兩眼流淚，喉中咽著一股怨氣，只聽得噎噎地響，竟說不出半句話。杜興道：「老人家氣苦極了，俺勸你暫自寬懷，把委屈告說出來，說得明白時，大官人一定替你出力。」韓忠點頭，便揩拭乾了眼淚，說出那一番話來。